



郭先生文集

自六至七

服部文庫
417
2019
4



117 特
2019
4



南郭先生文集初編卷之六

平安 服元喬子遷著

江都 望三英君彥輯

南部 滕元啓維迪校

序

送大潮師序

左氏司馬_亡後_去無_去左氏司馬蓋北地而前_上哉天實
生_レ左氏司馬天實不生_レ左氏司馬也其果無_レ乎豈其
然乎壯哉遷也藏之名山傳之其人通邑大都以_レ族

南郭先生文集卷之六 序

知已於後也。即昌黎河東勃興於蕭沓之餘而僅僅稱古而不盡也。雖則良工繼之者或失諸規萬也。執柯以伐柯猶以為遠。故學之者不能與之齒。學之者鴈行之不如相去益遠。漸靡以極矣。遂至與古邈焉。違以千里也。猶且後世層受取諸圜取諸易直小大必睨長短必眡夫然後蓄齟輻扞三材失職乃庸工自安何乃所用之也。輪扁之伎知言哉。能為左氏司馬者豈為臣僕之謂哉。若夫北地唱于王李唱于百慮一致各有所至得之於手而應於心至乃發憤

忘食修辭相磨奮呼藝苑而復古之業蓋千餘年而皤皤如也。夫夫輩蓋謂令我與古人同出乎我則左執鞭弭右屬橐鞬以周旋於中原也。千載而上千載而下旦暮遇之猶且辟之三舍者生有所先後也。則天實生左氏司馬天實不生左氏司馬而天實生夫輩也。其果無乎豈其然乎其能為夫輩而上周旋於左氏司馬者天實生乎若人。今之作者取諸圜取諸易直小大必睨長短必眡唯規萬是視也。則勿與信而已。吾二三兄弟者豈王李之餘是食也。屬辭比事

能為者為猶且辟之三舍豈為臣僕之謂哉潮師為北地者意在斯乎師者西肥人也今將歸矣夫肥與海外一葦相接或遇西人來貢則勿令海外以大東文章天實不生才哉是竟無難焉師也文字立與不立則不問即危言日出以余所望其如斯哉師詩亦不為大曆以下云

兩葉艸序

君子哉子賤氏之宰單父也一彈琴而治身不下堂而任人若乃平馬期以星出入窮日力以勞猶以為

不及蓋其治也曷嘗不知繁禮飾貌明刑勅法之為治具邪且夫子賤親聞道於孔子身通六藝單父雖小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以絃歌而自逸猶且見采於孔子而至令惜不施其所治於大乎夫古之絃歌而治者至道存焉豈唯子賤也詩可以歌而被之絃而為樂樂者樂也君子樂得其道小人樂得其欲與民樂樂莫大焉止論愉薄之世不明禮樂之本務以嚴刻煩苛相制即賞慶以勸之刑罰以畏之而民猶且欲免夫然後法令日滋文書盈閣目常在斷獄聽

訟之間猶恐罔漏吞舟何遑及絃歌而相樂也其心雖在為政抑亦未哉孔子曰道之以德齊之以禮古曰德音之謂樂知樂則幾於禮矣禮樂皆得謂之有德夫有德之化民自格焉何乃以簿書期會日之不足為夫是故達禮樂之本而後子賤之治始可與言也一竿翁未告老也嘗為皆川氏宰其邑好作和歌以自樂而兩葉艸者蓋翁在邑所咏其在職優游間暇亦可想云翁即使其所善櫻生屬余序櫻生善和歌者也亦與余有舊為出示之余乃慨然有感於前

言因舉之語櫻生且謂曰子獨不見我

先王以和歌觀風天下乎至乃用之鄉人焉用之邦國焉化夫婦厚風俗美盛德告郊廟其餘達於事變懷其舊俗則實與所謂風雅頌者相比也詩可以教和歌亦可知也昔者我

先王之世罔嘗疏矣又因俗之厚破觚斲珞和平無為絃歌之聲盈耳即易直子諒之心油然而動乎內也則亦惟和歌以達情上自朝廷大臣下及細民言志問閭者其音累累乎如貫珠何其殷也遂至與殷

頌周詩相為稱也。不亦洋洋美德哉。假令子賤當我
先王之世。文其琴瑟。亦將以何寓其治也。雖然。和歌
者子之所善也。即美惡。吾何敢知之。且余不知翁之
治行。而亦惟以余所聞。夫人也。其猶好古哉。子其語
之。櫻生曰。然。有是哉。請記此語。以贈之。余遂叙。

仲春牛門會稿序

仁風誕敷。九區同克。諧之節。麗澤昭灑。四郊呈來儀
之祥。惟皇代之錫多。幸吾儕之歡洽。良暇茲集。樂
只以忘年。勝友旁臻。燕胥以永日。德星交映。若老若

少。齊聚陳荀之英才。峯競森或素或緇。盡會支謝之
彥。時則女夷司啓。羲赫馭遲。牛門隱天氣。歎北關之
霧。鳳城捧日影。湧東溟之濤。銀臺臨簷。富嶽千秋雪。
赤城當戶。築峯萬丈霞。穠花吐鮮。摘錦葩。以炳煥。崇
松添蔭。抽玉樹。而青葱。開襟高筵。則溫風徐至。洗觥
曲沼。則清泉冽流。至其風致。潛興雅什。互舉漱口。藻
海游目。思林沈辭。之未浸。眇衆慮。而愈難。澄心之已
闕。按群言。而立應。或片玉碎金。其奇漸發。或連珠合
璧。其彩增揚。比興錯出。五七兼成。粲兮不浮。體裁咸

咀漢魏之液，洋洋乎巨測，骨格必洞開，天之源於是隘。金谷之豪富，凌蘭亭之風流，不羨河朔之酣，非需于酒食，欲擬山陽之燕，有效其逍遙，主則籍籍乎好賢，賞譽奚啻郭有道之高識，客乃娓娓于請益，交游寧比朱公叔之激論，如喬也門下，闡革託微命於擁篲，社中樽櫛屬末契於操觚，和郢調之弗恟，奏巴歌其有慙，夫海鼈巡則井蛙跨，草蟲鳴則阜螽躍，是以千里警策，雖受嗤於蹇跛，半日升堂，猶締恩於容接，枉蒙顧馬之愛，聊記登龍之欣，云。

送雨芳洲序

左氏稱延陵氏聘魯，魯為歌，周樂自周南召南，以至國風，暨象箏南籥，大夏招箏，而觀止矣。乃延陵氏從而聽，而美譏如傳所詳，夫大雅不興也，數千百年，即遺韻餘響，何由知之，無已，則文辭間乎詩書禮樂，並稱于戚與典籍，相上下也。樂云樂云，鐘鼓之云哉，述而文，歌而樂，樂成於音，音託於文，焉知所謂大雅之音，泯泯泱泱者，其果不在文辭間也。雖然，延陵氏賢而聰，雅頌各論其所，而鄒以下無取矣，則此其大辭。

亦若是已矣。海西芳洲兩君以文學稱名儒。往辛卯歲君僨韓人來東都。諸所過國學士大夫搢紳先生挾筴操觚以其風奏且和者何限。而至於周南縣次公者君獨為之傾耳。每奏未嘗不稱美哉也。夫次公塊然于大國以其才若所學乘其風氣發之文辭間也。止論風風乎且婉也。然一協之世嘈嘈自悅者皆惘焉以為官商不中衆耳。所謂聽古樂則寐鄭衛不知倦焉。誰肯而然豈不悲哉。夫世嘈嘈又何知。即次公之颯颯蓋有君子者獨審之嘈嘈中而稱美哉也。

延陵氏乎。延陵氏乎。君則其人哉。兩君奉使東都乃過吾藩學士徂來翁託其郎君就業而不佞元喬亦嘗從翁遊乃得一見於君。又得審夫賢而聰多弗讓延陵氏者也。夫兩君於次公有取之在矣。今其於翁託以郎君寧唯以翁即次公師也乎哉。蓋必有審夫決決乎大風者邪。顧以郎君故親如婚媾元喬何必容謙乎其間也。敝邑幸憑翁而有此風君行矣。行或觀風諸國則請勿以蕞爾敝邑曰其音無足聽者若曹鄙然也。若余則噍噍蟲飛耳且為敝邑故所以重。

愧君者是已若夫廣乎者淵乎者熙熙乎者直而不
徇者曲而不詘者近而不偪者遠而不携者至矣者
大矣者無以加者則有郎君妙年在矣異時鳴其聲
天下而歸省於君君且蕩蕩乎樂而聽焉也固亦弗
待余論君其俟之君其俟之此為祖

送櫻生序

櫻生於世無所憂樂而獨好學以其好學樂交諸君
子也則未嘗不進席促膝繙經史于其間也今春從
我侯歸藩乎甲過予飲且辭其意悵然若以為一年

索居我樂寥寥乎者予乃舉觴為之言曰夫斯行也
經途所亘三百里而皆山也峻岨相屬天險在目巍
巍乎峨峨乎劍閣石門者蓋吞若蜀也迺行者莫不
僕痛馬疲蹶然股栗矣而櫻生壯矣固非艱焉者也
則吾知之夫旄旆之過也負弩三千執戟三百騎驥
子帶魚文珠其履畫其袴奕奕儼從前後者若干人
此特大國威儀人好詫焉有而櫻生者莫揚揚為意
也則吾知之夫天下之險侯國之美實不能使櫻生
者憂樂也櫻生其果寥寥乎哉其果無所樂耶吾聞

甲之為國芙蓉挿天而出其南芙蓉天下之奇也昂
金峯天目八嶽白嶺諸不讓天下名山者屹岬四環
盖亦數百千壘矣若乃夢之蒙鹽之鬱鬱及龍王嶽
漫石和之消而寂寥芙蓉河流衝峽而迅激欲吐抱
含涌泉奔物灌注其間也豈非世所謂名山大川其
奇皆於是乎存也子往游其中子果莫有所資乎夫
名山大川者造化精氣融結為靈神秀矣今子何不
資鑛造化炭其嶽水其瀆橐籥其神秀耶子之所學
於是乎成耶必若金之躍冶耶則夫豈寥寥乎哉櫻

生其果無所樂耶其果無所得耶昔太史氏壯游天
下徧觀名山大川歸而發諸文章躍如子行矣徵哉
以予之言為不徑庭則庶幾其得所樂哉明年瓜時
將見子亦歸而燁然以發若太阿者乎其橐中也已

送子和序

子和者東奧一奇士也盖弱冠而游東都就時師學
數歲非其所好遂更謁徂來先生是時余已受業徂
來先生及子和來見則得諸廣衆中一目擊而驩先
生亦大奇之子和每矢口未嘗不有所發已而徂來

先生門至者踵日相接操觚茲多矣乃相與言爾志於閒宴則子和者時時從旁奇其論上之坐中莫不抵掌稱快者也人或難激論太過而無當則子和愈益河漢其言以傲弄之又且毀以奇癖乃子和益敢為狂自快然滑稽不窮人人不能屈之蓋余亦時時伺知其狂有所託也吾黨之士何嘗不自謂文漢以上詩則不下天寶而假道於王李諸子者間或欲襲取則子和大嘲哂曰不意王李復教爾輩毒矣乃取故腹所非若蘓黃者為口稱之以激其人子和嗜酒

每大酣飲扼腕高論唇吻加辨然不欲追時好而取資數不為流俗所好凡所為益奇而其生產亦益溢矣家嘗罹災余適有事不弔則子和讓以書曰厚哉祝融氏遇我我今探所謂封禪書者竟不可得焉豈為我每奪其秘邪乃吾黨恒言還造化還造化果還矣即海內稱知己兄弟者何如造物厚我哉而與余最相親善嘗相與登東山巨望數十里邑屋臺榭相屬而子和臨之飄然心已蔑視一世乃顧謂余曰寥寥乎無聞哉使我頓生自愛之心凡其大言自稱率

此類也。雖則有所託然其奇亦天性云。夫奇也者所罕見也。夫余所謂奇者其觀固異也。可以奇而不足異其觀乎。則鳳鳥之至何必龍文龜背五彩其體即麒麟。雖供叔孫氏畫鋪殆不怪也。夫子和雖狂也亦將滂薄萬物也。乃非奇其文則亦不能異其觀於千百年不朽之後也。斯其有所待乎。今所論者猶其塵垢粃糠而已。曷足擬子和哉。夫流俗者何乃得知子和也。今年秋韓人將來聘參州其所經也。以子和已仰稟荊谷侯侯乃致諸彼州以從事書記也。而子和

〇 刈

且發矣。故余贈之如此。此役也。子和尚有所驗其奇哉。

送稻子善序

吾大東分為國六十有六而封疆之大若齊魯者什三。至民人土田五穀桑麻牛馬之殖金鐵魚鹽之利。雖它小國莫不據其所有而家給人贍。既富方穀所以直道而行者。蓋三代之治可得而庶幾哉。天下已列諸侯。並建社稷。得各饗其土之實。以臨其民焉。會朝之制。述職之典。雖謹爾侯度。綴旒於上乎。風俗

之所由成人才之所由生則實各係於其治聞其人知其政於斯可觀矣夫封疆如是其大民人土田食貨之利如是其饒此其列國足以多養髦士髦士亦得以坐仰簞粟而成其所學然至稱儒雅君子在邦必聞者今乃舉海內目之厯厯如也幾何也豈庠序之政未盛興邪將人忠朴苟為易治安其所習邪且士結髮稱君子儒非必得其君不能進稱詩書退講禮樂以輔治而尊賢而貴士之君國未常有矣士之易衣并食老死於環堵中者湮沒而不稱遂令人謂學

問之道困於寡耦也風雲之會固已難則然也不然中國而授之室即使諸賢大夫國人有所矜式何憚而不足為之哉且夫東都維新之邦誕敷文德百年治安成於

列祖闡闡藏詩書無不朝習夕誦長安則猶有千載遺風

先王禮樂於斯乎存猶且搢紳之間至閭閻隱君子彬彬可稱者不過數子也雖有王良無益於駑駘人才之難則然也余自得從諸生後乃聞筑前有益軒

先生雖今也則已矣嘗已讀其所著褒然閱博君子也即後生學士屈指談天下士者言必稱其人乃謂安得見事其賢友其仁居其邦者哉蓋數年會稽留君子善以書記至自夫邦遂折節就交於社中其人博聞篤志闕疑而後言乃叩其所學果出于益軒之門社中又稱先是有竹田君亦嘗歡吾黨於東都此乃益軒高第而督學夫邦余已得見稽留君因此而知竹田君又因兩君益知益軒先生也風俗之所由成人才之所由生如是之難則夫邦何多文學君子

也即益軒先大儒使諸賢大夫國人有所矜式非得其君安能如是哉聞其人知其政非邪夫夫邦民人土田食貨之利封疆之大若齊魯者固也亦惟干城以要海外二諸侯之守足以制百蠻也壯哉即附青雲而名益彰如數君於能施乎後世何有也乃四方必有聞風而興起一變齊至魯至于道者則其令海外知大東之治益三代可得而庶幾哉此其文獻足以徵云余為稽留君言之送其行如此

送鳳泉師序

鳳泉師東遊而拊髀已四年矣乃過護園社社有數
子遂相與為友師善華音就學之則亮亮然舌轉而
亦不自知其非華人社中素稱文辭則未嘗言教外
之學乃與頌論莫逆於心凡百爾之伎苟稱古雅師
皆善之而常相忘於撓撓之中寓其道也蓋其遊戲
于于於於和而已今年庚子師以上座之任將游信
之寶珠也應固請也乃與之友者作詩若文將賀之
以為行色因相與語曰夫方外之教吾不知已然而
自吾視之無論師不得已即四衆麇至且為人天日

鑿一竅何乃所加於師哉雖然有道也夫匠而不可
不為者事也麇而不可不陳者法也且夫假修瞿曇
氏之術者各為其道謀道因人弘弘豈容易哉非其
人則已師而為其道謀則千里而聘手撓顧指四衆
麇至且為人天所渴仰蓋亦與之友者為其徒賀之
也且也師之於信父母之國也累累乎載道者皆鄉
人也鄉人雖不足為師重鄉人以師為重則儼然為
行色人人簞食以迎之亦惟師私父母之國令彼歡
呼也其遊戲奚辭哉然則師於文字即讚以千萬億

貝多羅固已不足以為師榮而與之友者副墨之子也今乃令相與作詩若文為其行色師之一於和故為請若自以為榮雖無所加於師也與之友者榮社中有師也

養安越公八十壽序

養安越公家國初以來已食大邑拜爵至今襲且就職者五世可不謂貴且富哉余猶及見養安公日侍于

憲廟之時三十年未嘗聞一日告病不朝也安見行

年六七十如五六十而其壯若斯也者及至余不佞以社中諠納款雲夢公每辱延召乃時時從游其家則得審養安公起居也距前時又十有餘年而公益壯矣猶日矍鑠然駕出蓋公通古先道是止論其所自養熊經鳥伸守一處和其家政不疵癘殆真人也即公自壯強數十年間以玉醴金液度世起人者百千仁所及遠矣目卿大夫士衆庶莫不皆曰真人哉願公萬斯年與物皆昌燕居則進雲夢公若諸門下問學之士皆侍側使之間間各言其志公且申申

如唯樂爾。即雲夢公賢而好學，靡有不孝，亦惟定省告面晨夕，仰其怡怡，以喜退乃安慮，得益研精於學，亦欲裕盡用，譽以承其德，堂構日基，和樂而無憂，公其順矣乎。其於孝如何哉。富與貴人之所欲也，而是猶有倫，人情所願，莫先於壽，壽而壯為難也。壽莫貴於有德，德莫仁於及物，人情所樂，莫先於晨夕事其親，仰其怡怡，以喜孝莫至於承其德，不好學可承其德哉。不承德可謂知哉，而不晨夕事其親，以喜豈所樂哉。唯公則非仁而壽也，歟。雲夢公可謂知而樂也。

享保六年

即家政不疵，癘仁所及，益遠。堂構日基，和樂而無憂，亦惟公之壽使然也。猶且莫不皆曰：真人哉。願公萬斯年，日引月長，與物皆昌，則無疆之樂莫大焉。今年辛丑，公甫八十矣，乃月正辛巳，為初度也。先三日，元喬謁雲夢公，乃起稱曰：乘馬在廐，秣之。君子萬年福祿，綏之。雲夢公曰：然。家大人賴先人餘業，夙夜匪懈，身被國恩，得以至今日，即不佞亦與有榮施，敢不拜。又稱曰：兕觥其觥，旨酒思柔，不吳不敖。胡考之休，雲夢公曰：然。家大人賴天之祐，眉壽無有害，不

侂猶得日推牛承歡敢不拜又稱曰其胤維何天被爾福周南有之麟之趾振振公子于嗟麟兮雲夢公謝不敏不敢當元喬曰雖然不其然乎請以併歌之遂奉以為壽

送素有上人序

君子苟學志屬辭則曰吾從三易時行者為有德乃免園之冊莫易於此奚不為哉而宛其死矣佗人取覆醅醬悲夫安在思長世之德歷遠年之數其言立於後世人將附之而後得不埋滅哉其次則曰質而

已矣何以文為蓋私謂理藹藜也足以悅人乃儼然揚眉相提而論以所謂道為盡在已至於人為之語海汜汜乎眩視無所開其喙猶且退旋其面目託門弟子曰吾能言性與天道彼弊弊詞章為則喪志既已不能自進且令人規規然日之俚所謂道也者道其道也乃不能置一辭則詩書約微者舉而掩焉虎豹之鞞猶犬羊之鞞奚以別哉不則局趣轅下唯章句是師冠履錯雜華夷不辨至欲比一事綴一語雖困於心衡於慮而後作苟為不蓄終身不得遂乃養

其槓棘甘心於賤師天下壤壤為利往沾沾乎小人
哉若夫稱不朽大業則然哉有基者其持也久朽木
不可彫古之君子有所論著不必為當世耳目易其
則居則曰不吾知也後世如或知已則何以哉方吾
有造作之時古人有心吾忖度之終日不食終夜不
寢以思幸而得之坐以待旦樂以忘憂爾乃時一出
之則人以不誦猥為故作聲牙難入之語而疑之藏
之益固則益愚而棄遠矣衆且謂有是哉迂也死者
不復起古人骨已朽孰與取快一世自王公大人稱

之器之以致富貴哉即有能一日用其力者一人為
之千人咻之雖有趣操不變塞者鮮矣昔宋人冠章
甫而遠越請舍越人驚愕以為鬼聚族而相謀曰夫
鬼也不逐殃於邑乃逐之宋人惟知其章甫寶也亦
不疑結纓而行唯恐不固巍巍然去之佗方老者負
其子孫而走壯者相呼挺其鋤鑿而待之宋人亦恐
而亡無所舍饑甚乃入山中掇橡栗跼躄而走旬有
五日大窳而返野哉鄙夫不可與語文章之觀若是
夫余悲子雲之心謂之彫蟲不遇之感可知也太史

公誦古文立一家言必欲藏之名山乃傳之其人斯可不然千載而後始知此解也已非不見制於時俗安能施於後世哉有公弘通之餘有志於古文今將西游故贈之以此言

南郭先生文集初編卷之六終

南郭先生文集初編卷之七

平安 服元喬子遷著

江都 望三英君彥輯

南部 滕元啓維迪校

序

唐後詩序

詩其可知也何謂吟詠性情也何謂主文也言君子之志也里巷之謠何以哉及太史采焉陳而為風者非君子乎而孔子垂教萬世猶折中什一可以興可

以然而刑其可知也。金與錯衡不足乘體，黼黻文章不足禦寒，冕旒為纏，綴於首裳，幅佩珩支盈其步。必曰禮不足為也。性情而已，則先王之制徒為令人械其支體乎？豈不得已其母以施乎？則病者乎？而有難結文身，錢其王面，人死相賀，妻後母之俗，不可謂無情也。胡兒射鵠中，則加雙假，令狸首采蘋為節，進退周還為禮，彼將眩視驚汗之不遑，安能有審固而不失諸正鵠邪？故射可以觀德矣。事之盡禮樂而可數為四正具舉，則燕則譽，蓋君子然後可以言中也。君

子然後可以言禮也，而可以言詩也。夫漢魏已前無漢魏，則漢魏無唐，然君子言詩，則四始風雅之旨舉此而措之，何去止詩，何去止君子夫詩不必相因，不必相因也。而後去詩至唐極矣，極矣故知者不創物述之，守之參之風雅，故古詩曰漢魏律絕曰唐天工人其代之造化之蘊其盡於斯乎？過此以往，公輸不能加方員，加則邪，師曠不能加五音，加則亂。陳隋如婦人好女，晚季彫蟲自小，是罔褒矣。今且嘗試論唐後夫宋無詩，非無詩也。其心蓋謂詩豈匏瓜也哉。

且詩性情而已為之者是也何必華山之騷耳而後
千里乎即一二所法畫狗刻鷲既且不得則亦惟索
隱行怪好自專用其竟不能不以規而為方也後生
或乃不古處苟為佔俾內合情之所近安其易窺卒
然以為宋無以尚矣夫然後意烏粹嗟亦為詩鴟舌
啁晰亦為詩而情文具盡凡自口者為皆可以傳即
宋之鄙倍不若是俚亦以創者之過也夫在昔開天
諸子既竭吾才及其至也當時亦有所不自知焉李
年而錢劉出猶未自量爭以寸既已不能尺欲益反

損倒行逆施漸以靡矣至晚季至宋所謂渾厚之道
的然而日凶夫大曆以後知其不可而為之者哉彼
為善之雖衰運使然也蓋論未有所歸也故曰其貌
誠大矣褊陋之說入焉而嘆其貌誠高矣暴慢恣睢
之屬入焉而墜君子猶瞽信乎六藝當在得失之林
可觀也明人蓋彬彬如作者是富不乃欲割哉然其
監不遠才子猶懲戒其設心若是率由舊章合符古
人遂乃深造以逢其原蓋有不為也而後可以有為
唯其有之是以似之所以唐後而有詩也唯是當局

者迷旁觀則悟爛熳奪目當時亦眩焉蓋漢魏與唐自然而已明人衡以其才乃奮臂窺其奧則千鈞之重移於銖銖即滄溟之精刻其刪也於明亦唯以人取以時取謂之明可也謂之唐不可也非德不純勢然也漢魏自盡漢魏不知後有唐唐自盡唐未能前盡漢魏明人并兼之乃不能自然即不自然其才之盡也其才之盡也令人知階而及之此集也範圍而出之有漢魏有唐其它不取也後君子有知明而不必明者乃得焉是亦所以知明乎是亦所以知漢魏與

唐乎此徂來先生之所以有選也此先生之教也諸君校焉伯修刊焉元喬謹序以述云

孫吳管蠡序代人

仲尼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古今說兵者數家豈可闕哉蓋事一於教精於習况用兵者驅吾子民就萬死之地約束不明申令不熟將之罪也三令五申而不如法者吏士之罪也填然鼓之兵刃接于前也目非不眈膚非不撓而尚且畏此簡書知進不知退者一於教也人有勇怯兵有利鈍多多非易辨而及

辨

其臨變應卒也奇正開闔唯所命者精於習也王者
有征無戰然時或有負固不服犯令陵政若三苗有
扈淮夷者則不得已方其背伐殫削侵正杜滅之際
敦琢其旅于出以律大誓于師而後征亦不必不血
刃也故大司馬之職常以四時戒衆庶脩戰法執鐸
鐸載旗旒撰車徒讀書契其事與號如是其明矣猶
且吏斬牲徇陳曰不用命者斬之後至者誅之其法
如是其嚴矣夫然後將帥卒長司馬軍吏庶民始可
以一也振旅以春菱舍以夏治兵以秋大閱以冬蒐

苗獮狩一如戰之陳民習以為常夫然後坐作進退
疾徐疏數之節始可以精也古之王者正邦國乃救
無辜伐有罪亦皆仁民之心也不可不察也經之以
五事校之以計法令曲制亦明主賢將所以不忽之
也碎玉氏作孫吳管蠡請序余余也方外之士佛圖
之法則嘗學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雖然不可辭
聊以所聞論之其猶旨者譚黻寬之美乎盖碎玉氏
既悉委曲又自序以明之世之教而習之者乃不以
余言為徵則徵乎此書者也余復何言余復何言

本草八略序

藝文不患不博，患不約也。而選諸用者，非博則無以爲約也。譬猶造宮室，一夫取材於塗，一木之大雖蔽兕牛，限於其所用，亦何可爲哉！高山深林，千章之林，松檜梓櫟，豫章榎楠，大者連抱，長者數仞，有理者有液者，條達者，詰曲者，擁腫者，扶疎者，離奇者，癭者，蟠者，魁者，杌者，杳藹乎攢立，及大匠一入而掄材，材有美，工有巧，乃審曲面勢，以辨形軀，所用目所至，象已成見，然後所伐木爲筵，爲楹，爲棼，爲椽，爲椳，爲栒，亦

因陋

得令匠人操繩墨，而衆材不失職，博聞家非不紛然大矣。苟不知所以裁之，柵乎眩惑於其繁，而後厭其繁者，因陋就寡，愈寡愈陋，見笑於大方，遂至今耳。學者舉一而廢百，則不取也。博學而約取，是爲得焉耳。蘆生作本草八略，得之博學，審問之餘，乃爲後進明辨之，以傳焉。蓋亦意在此乎，意在此乎。蘆生名洪，字酣古，師事慎齋先生。先生名訥，言字子敏，皆與余善。

雪齋長谷公七十壽詩歌序

九叙惟歌，厚生之政永賴。三壽作頌，享年之福既多。

成周風雅流百代因陳詩之典 皇和五七節四海
 脩同文之章州異國殊習雖區別律比聲協貴在兼
 成蓋莫非吟詠性情睦族必言熾昌之志沐浴膏澤
 治在咸形安樂之音雪齋長谷公德邵朝班齒尊鄉
 黨投分知足門閥非曼容之可辭三命之煩奚求致
 仕葆真邑封庶延陵之固讓七旬之養悉備矧夫箕
 裘飛二龍之英棠棣並萼琴瑟奏雙鳳之和桃李揚
 華接物有信久列君子林會友以文兼游墳籍圃月
 維建子歲則次寅爰上無疆式讌初度乃祖乃父昭

假揆余之辰令子令孫駿奔錫爾之孝遠朋至止嘉
 賓樂胥舉觴具庭矢言盈簡喬塞責小序取笑大方
 敝帚辜金難當諸公獻章甫薦履恐汗群玉篇聊假
 祝詞敢告爵者

明醫小史序

所病於學也者非才不富貧於書而已王良造父良
 則良矣苟不得善乘亦惟附易路範驅馳為彼善於
 此耳至欲麟超龍驤一瞬千里非常馬之力所能效
 也有其御無其物焉得歷塊八極稱天下後世而為

良工哉夫馬亦然驊騮綠耳渠黃赤驥一日而至無所用之孤豚不如也有其物無其御將焉用彼多矣
古以嗜書聞者蓋亦有君子焉有小人焉王侯貴介姑置焉非其才之能用之也不可以有書也今夫賤丈夫既乃富有苟美稍稍自厭鹽鐵不雅文之以嗜書每遇一圖籍從而囙之而不能自用之則亦且不欲借人觀之雖以託書淫亦習龍斷居貨之心瑣俚鄙劣無可言者人稱之則遂肆然以為天祿之不吾若也然後縹囊緗帙重匱囊中閱之益固唯恐開之

是乃饑不可食寒不可衣則蠹蟲何恩亦不過餌之而盡而已君子才而貧者固多矣欲解一敝裘購一奇書則有有力者負之去既已不及君子於彼何負動乃見殃亦猶天驥之駿駢首庸夫之廐即衣以錦繡席以露床非不愛也至病肥歿而不御雖盡岱鍾而得之何益哉非其才之能用之也不可以有書也
鹿門望君有書也自其大人雷山君稱藏萬卷三罹災失其大半數失數求僅所存蓋猶數千餘卷雷山君固已好學頗通百家修黃帝扁鵲古先之遺診病

藥論書甚精最喜烈山氏書乃楮鞭之所與一草一木莫不據古今而辨治之所著書某某盖多云鹿門君能繼其志博學審問方藝藝乎肯堂之業也近集錄明人以鑿雄者事實三百家質之雷山君君乃為之品且片言以折之盖謂夫奇方確論至明粲然亦精粗得失學鑿者不可不知之也名曰明鑿小史元喬曰前言豈誣也哉駕齧膝駮乘且王良執靶萬里一息者誰歟自有望君之學也君子依焉小人有立志非其才之能用之也安能愉快若斯也是之謂

有書

東海漫遊稿序

東海有一男子被髮而釣有人傳其放言者二三梓之其徒固已為之序而屬余繼之余受而讀一再行乃法然泣下曰咄咄豈富春山人者非邪日山人在東都也余時俱事一藩應對風議出入必偕退而申其私亦惟簡牘辭賦以及劇談調戲切切怡怡靡不至焉時或酒酣以往撫心論曾臆肺府相頌仰天而呼旁若無人蓋如此者且且而遇之率以為常久之

山人不得志拂衣東遊無何余亦去藩既而念往所
 驪俯仰之際邈為山河且山人之去也仗一劍之千
 里而余既牽於事不知則不能為一把臂悲歌相送
 幸而罷去亦且後後自苦不能蓬累以行追問江湖
 之樂悵悵焉徒顧以為不知山人無恙書劍今而存
 邪且聞東入奧奧大國也與之遊者多邪有所相聚
 遊戲邪抑將落莫無聊邪以山人之才之美闔四境
 之內令皆喁喁然延頸曰某所有賢者而趣之邪山
 人之為人也吾知之與鄉人立其將浼焉望望然去

之雖有享之以萬鍾者苟不當其心不屑也世闕希
 心好今有當其心者邪抑將不邪窺鳳穴探龍淵唯
 名山大澤是遊邪抑將杖屨無疲邪故態今如何雖
 曰如之何如之何者吾末如之何則亦獨鬱陶思而
 悲也未嘗不泫然泣下方今一讀此文也止論山人
 無恙向之百爾所思以獲知之其辭也奇幻其情也
 恢達噴唾霏霏開口為珠知山人放言日出益如昔
 時也與之為國狗馬之地魚鹽之海大都之肆家殷
 人給車轂擊人肩摩吹竽鼓瑟彈琴鳴笙以至鬪鷄

走馬六博蹋鞠擊劍扛鼎無所不有焉知山人有所
相聚遊戲也與之俗任俠貴氣節頗好文辭知山人
與之遊者多也知不落莫無聊也諸賢大夫將迎唯
謹知山人之才之美使有所慕也巨室之所慕一國
之所慕知山人之使四境靡然鄉風也蓋在與十年
不去知山人之有所當其心者也與之勝於天下蓋
太半云自金華松島諸古人所詠至島夷皮服之民
羽人雲裳之境不可勝載即鳳穴龍淵名山大澤不
足言焉知山人杖屨日遊目不遑給足不遑經也知

之則思而喜也即喜之亦獨思之所致則并往所驪
所睽離思之亦未嘗不泫然泣下嗚呼微此文安能
知山人故態益壯哉昔子陵之釣豈有意一羊裘乎
而以此見物色物色山人者山人雖不以此文為意
其猶羊裘也夫金石有聲不考不鳴鳴而中律豈可
自掩其耳也哉矧其徒左提右挈斐然為章足以起
予者也佗日設使太史奏五百里外有德星聚不必
傲然足帝座山人其可辭哉然山人日就藪澤處閑
曠祿利不入於心蓋其天性然也物色山人者亦物

色山人者也雖其猶羊裘也未始有妨害山人之釣則儼然東海一男子哉余既悲睽離也又喜讀此文為山人道也

徂來先生答問書序

自洙泗之道散而大義乖後世不出聖人吾誰從也無已則六籍已漢收秦餘燼而詩書多缺然學者猶考信於是自吾非聖人信而好古君子義也古也者三代先王聖人之道六籍所載者是已其所損益雖百世可知也輪不斷不得為車木不剝不得為舟後

世雖機利者陸行可舟與水行可車與有所不行也而舟車猶有倫天道恢恢道其則之七十子沒而諸家教亂瞋目語難察焉自好彫龍炙轂懼然顧化擾擾絲禁道將為天下裂或謂吾可以為聖人或謂通性命之道可以坐治天下也後世祖述此說者曷嘗不謂聖人之道具是矣雖陽為推尊六藝然事有所不合則亦陰斷之諸子甘心其所徵焉所謂詩書恒言者子焉為芻狗曰吾之可以為聖則孔子而後數千餘年園冠方屨逢衣博帶巍然稱儒者莫不謂吾

是聖也是何聖抑何多也曰有此理蓋可學而為則孔子而後數千餘年寥寥乎不見一人造焉者而欲造焉抑何迂也則吾不信也至性命之說後世滔滔者皆以為言推歸至微割膚分理要亦濫也耳靜言庸違其奈天下國家何而其徒誦義無窮此何以稱焉夫道也者先王之道也治天下焉唯其治天下而國家而身舉大者而小者見焉聖亦王者稱也周公孔子果遵何德哉君子傳其道奉承唯謹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是為得耳非誦古文安能知本之大義哉

以余既受業徂來先生也從遊者時時多問先生所傳如何唯是後世多岐不知所由瞽者無相俟何之有社友根伯修所私錄者蓋先生所答遠人書也伯修親在先生塾中每所見輒從旁私之以秘乎帳中余既探而得之遂相與校而授之梓人其文辭不修飾者不請之先生也雖不請之既之亦恃先生之不答成事也此書也雖緒言也亦舉一隅之道也學者乃以三隅反則知先生之學之所由也知先生之學之所由也則知先生所奉承六籍所載先王聖人

之道也。此謂知李先生所著有辨道辨名論語徵諸書未行也。其詳今不具列云。

送玄海師序

玄海師以海為字。蓋余知其說。坳堂之上。杯水之厚。芥以為舟。則泛泛焉。終日西東。若不知所至。極水則然。可語海。與一勺之多。可以活涸魚。搏則過。鰓激則在山水。則然。可語海。與秋水時集。溝澮陂潢。皆盈。若無際。然。蚶蟹還焉。科斗子焉。蝦與蛭。蚓洋焉。以嬉水。則然。可語海。與。請且大之。夫黃河之源。達自崑崙。乃

東流。所經數萬里。而遠邈迨屈。折澶漫奔蕩。呂梁之縣底柱之衝。鐔以諸嶽。而後豁呀吐之。大川巨流。總括而赴。勢者無萬數。潤地九里。漸洳三百步。非不洪然。遠且大也。可語海。與。未可也。江漢之東也。泓量天運。三江五湖。淮泗沅湘。潯陽之派。廣陵之曲。呼吸千萬里。宗衆流而混會。非不森然深且大也。可語海。與。未可也。故海也。語其大。天下莫能量焉。語其深。天下莫能測焉。旱潦不能為之加益。朝夕不能為之盈虛。吞若所謂江河者。千百曾不帶芥。沌沌渾渾。天地相

陶而變化出焉廣矣怪矣寶貨生焉龜鼉蛟龍鯢鯨
居焉澗溟萬萬不可縷形師之所志殆是乎蓋師遊
東都從徂來先生學焉年僅二十有餘矣乃傑然好
古以為一家之言余則寓居相接朝習夕誦日親一
日乃察其為人淵淵乎不可窺且惡世之佔佔涼涼
虛而為盈故其為學也晝夜混混盈科而進漸乃放
乎海亦既出於涯涘師之志也其斯以為海乎夫道
有小大學有淺深今夫在之為學者學則然然杯水
芥舟物至焉則膠有之或搏而躍之固非其性則極

矣有之雨集有時而至則渚涯不辨牛馬乃欣然為
莫吾能若者有之苟無其本則其涸也可立而待也
其遠如黃河其深如江漢猶尚為量數以此自多者
非師之志也茲歲師歸省其鄉于崎陽也崎西極也
其所經大都名邑百有餘區人或觀其忽悅濼瀆詭
異百出有邨然驚者有不知所由然者有為固然不
可異者有旋其面目適適然自失者觀於海者難為
水苟得之海乎其資之深尾閭以泄之則其學其道
亦未知何時已拘於虛者將安知師所志之域哉師

學既爾師道也釋氏之子也吾不知之然師不云乎
毗盧遮那之海其有取乎爾則亦有取乎爾

送守秀緯就仕大垣序

秀緯不肯起數年矣余與子和時時相謂曰守生親
老矣即祿仕寧不欲乎是固不肯起雖貧亦未至負
米乃為悅親而仕乎豈不有所擇哉秀緯居恒囂囂
然曰與其苟祿取容夏畦自苦退乃揚揚以為得君
驕其母妻而且朝不得坐宴不得預則悶然中執我
豈若啜菽飲水仰以奉親俯以自飽以暇日則上學

堯舜孔子之道下暨醫卜之術讀書陋巷中尚友以
樂哉與其僻在一邑牛刀無所用即所學亦為無豪
易高夜郎自大我豈若執鞭弭於中原與諸子相周
旋以進哉蓋抱關擊柝不得已也不獲於上不足以
悅親也是亦不屑就己余與子和固已信之濃州滕
順得亦以社友與秀緯素相信矣順得既為郭隗於
大垣侯則將引秀緯共事蓋侯欲之乃以歲時從侯
東則每與我輩相驩以其欲得之之意未嘗不曰守
生親老矣是固不屑就諸君何不一為勸之令起余

猶時時謂子和曰守生其可勸乎所以為之謀則姑置焉今乃勸之一旦舍我颺去不亦若失一左手乎余自居城南廓落乎交日以踈即所恃以相信者獨子與秀緯耳寧忍遽為之化離耶且夫親老而仕其子職也猶且有所擇而不起遽為人相勸而後肯之守生豈為之耶大垣大國也侯且欲之苟中其所擇則豈待之勸耶不得已則猶之可不然且緩矣後命蓋為不待勸而緩之不勸者是亦不屑勸已也何果善其辭命而至自大垣秀緯乃謀之太孺人太孺人

悅以促裝順得益寓書我輩令促之秀緯乃幡然將就謂余與子和曰吾且起矣吾且起矣我之所以不肯起者諸君已信之而今且起矣吾豈屑之者哉念以親故而仕一出處何常之有亦唯諸君所信即余與子和亦幡然勸且促之曰行矣將有為也以其親故而親已悅矣以其友故而友已信矣是固獲於上之道也子之游其遂哉獨為我輩悵然自顧若有所失子今舍我而去哉然其所以不忍遽為之化離者於子固已信之而今且勸矣尚何言哉尚何言哉

今春將發道其所以相信者送之

送土伯曄歸豐城序

天下之士戴質游事諸侯者莫不謂吾報懸孤之志矣大夫不生則已夫已結髮稱士仕亦急哉其大者木鐸天下非齊則衛于陳于蔡未嘗一日安其身父母之國其次乃席上之珍以待聘然且三月無君顧我喪家狗也則不敢祭不敢宴皇皇乎若不及焉古之人誰無父母四方之事固亦不可辭也况被褐而懷玉一當有道之世豈復碌碌阿母膝下而坐致

不沽哉惟夫已仕矣則公事靡盬匪躬之故舉目非其鄉平生無見定省有缺猶且遇則留不遇昔者所進今日乃去之他席未暖突未黔則亦不必得隨所行為二親挽車悲夫父母每念其年風樹之戚枯魚之感忽然懼於懷也君子胡不悵悵爾則士仕亦難伯曄者豐城人游學東都十餘年矣及見祖來先生盡去其故發憤修古雖以罄資給著述不廢自余所識社中君子莫不敬服及學成罄術亦益聞諸侯之聘爭至伯曄乃笑曰使我從事方伎以取仕乎若

拾芥耳吾豈匏瓜也哉亦曰姑舍女所學而從我則
丈夫安能久鬱鬱哉亦從吾所好且也父母在鄉遠
遊拘宦豈人情哉歸養則吾志也策未得已今歲豐
之小倉廩以禮召歸之九月將西伯曄喜動顏色曰
吾今而知免夫苟仕父母之國則斗祿之餘雖未足
以推牛孰若藜藿糟糠尚猶不得養自受學來夫子
欲罷不能殆非昔日阿蒙以此歸鄉庶幾免斷機之
怒且夫豐則海外咽吭往往蠻舶所出沒他日或奉
君命載筆研從疆場之事亦足以一試所學人安知

吾志所在哉遂哉伯曄忠孝兩全然伯曄之才之美
即得之不足賀顧余於伯曄辱兄弟之誼臨其行無
一介敝物以為贐亦獨為二親壽而自喜如此

贈管神童序

為人子之道苟其才之可以成業立名孰不欲使人
稱願然曰幸哉有子如此而顯揚其親哉生之者父
教之者師而君食之所謂生於三者亦因三焉之道
以遂之能得為難也長育之恩顧復之愛非不煦煦
然生之也至其所好所能人情如面雖父子之肖其

同可必乎然猶有日捷而求其所好同乎已紛臂奪之所能者則雖有孝子恐其反夷而承顏之不暇安能得退就閒燕而修其所好所能哉古之教者佔畢多訊既不足以待問不則末路之學名法之流悍然相非嚴刻語難規規焉若束縛然人將疾其師而不見其益也欲有優柔以自得得哉則惡乎在息焉游焉之義也士之仰祿職已有官責幼者之道聽而弗問學不躡等也則吾未之能信髡彼兩髦亦非可敢干之時雖其在學官餼稟取給而已即有髦俊之魁

門子之秀曠日持久期祿仕於十數年後豈可自保其強立而不反以至大成乎父以生之亦既得矣得於師與君可必乎父以生之師以教之亦既得矣得於君可必乎能得為難也亦唯得時之難也暨官李陰管先生之子年十三篤專儒學管先生既知其性所能姑且使從其所好而觀之則鷄鳴孳孳不已乃嶷然日誦先王孔子之書擇師未有所事及聞物先生之學來見也請求益物先生乃辨其志亦偉非互鄉之俗謂曰孺子可教亦惟博習樂群古之道也吾

尚何言遂令就業相摩不問其他而學日長今年秋
七月有司以茂異聞召見特賜仕者祿不責官事
得益修其業於是都下籍籍傳以神童稱既而神童
君乞言物先生以及吾黨諸君諸君篇章累累乎為
貫珠余不佞亦不可辭也乃序斯文曰美哉時乎神
童君於是乎可謂能得矣夫囂瘖不可使言僮昏不
可使謀則質其有違教將不入所謂三焉之道雖即
得之亦因其體之良善而後其濟可竣也其於成業
立名乎何有也恭以天國家盛典亦惟諸君頌辭炳

焉余不佞草莽之民奚敢得與揄揚之一二哉管先
生生之物先生教之其將進於道也非異人任則余
所不敢加焉也亦獨聞之昌黎之言少之與長也異
觀及其長也將責成人之禮焉余於神童君亦云是
已

嵐山樵唱集序

古之號稱逸民者巖於耕野於食其居桑樞其服藍
縷無異於編戶之氓而衆庶億兆螿群草腐漸盡於
邑屋而莫之知者天下蠢蠢焉皆是也彼獨何以稱

南齊書卷之十
馬豪傑之士有所為而不可為則耿介伊鬱之懷勃
動於中也亦已逸乎不可止登彼西山饑且歎何以
作歌商山之僻與木石居唯恐虎狼之政及之采芝
為詠孰令聽之接輿之狂沮溺之耕其文辭固少概
見則得孔子而名益彰介子推身將隱矣馬用文之
亦云激矣而其言已立惡在其不用乎况且生於太
平之衢遊於帝堯之野陶陶乎往閑閑乎來擊壤鼓
腹含哺而飽飽斯樂樂斯歌斯為節為韻為詩至
夫名山大川足跡無所不至觀魚鳥吟林澤即所友

率以文會者既已異於衆庶之撰雖無意乎求顯亦
倜儻非常之奇焉可止哉江山人隱于嵐山十年矣
以詩稱焉蓋其為人天真橫出蟬蛻方之外故其詩
也身與之化觸機立應不啻承蜩其幽也道流僧侶
無乃友之所輔乎其奇也大嶽巨川無乃神之所助
乎其觀物寄巧也草木風雲之變鳥獸魚鼈之態其
將奪造化之蘊乎夫詩志也山人固惡夫飾智沽名
者則其詩也以隱隱而其興不可以止則其隱也以
詩此其真也未易引繩墨而論今年乙巳山人雲遊

南郭先生文集初編卷之七終
而東東都搢紳莫不欲見山人者先是余已通問稍
稍稱其詩及見其人果如其詩山人已以詩聞又以
詩而世知其隱隱固不可聞而人獨稱山人者則斯
集也言之不可以已也如是集名曰樵唱

南郭先生文集初編卷之七終

